五代漢劉旻初周太祖迎旻子贇於徐州欲以為漢嗣旻信以為然太原少尹李驤曰郭公舉兵犯順其勢不能為漢臣必不為漢立後因勸旻以兵下太行控孟津以俟變庶幾贇得立而罷兵可也旻大罵驤腐儒欲離間我父子命左右牽出斬之驤臨出嘆曰吾為愚人畫計死誠宜矣俄周太祖果代漢贇降為湘陰公而死旻慟哭為驤立祠歲時祀之

盜儒

賨人

秦併天下以廩君之地為黔中郡薄賦斂之歲出錢四十萬巴人呼賦為賨因謂之賨人焉

當塗旅人

唐范傳正為李太白碑曰晚歲渡牛渚磯至姑孰悅謝家青山有終焉之志竟卒於此其生也聖朝之高士其往也當塗之旅人

三界傑人

法師諱節後周武帝屢有錫賜時陳國使周弘正入貢
回欲即師問道帝召之對剖析深微抑揚三教弘正美
而嘆曰此三界傑人非止二國之可仰而已

狂生三則

後漢仲長統少好學博涉書記贍於文辭俶儻敢直言
不矜小節語默無常時人或謂之狂生
袁閎少厲操行苦身修節築土室於庭不為戶自牖納
飲食而已人以為狂生

禰衛裸身著衣擊鼓以辱魏武孔融勸往謝之衛著布單衣疏巾手持三尺梲杖坐大營門以杖捶地大罵吏白外有狂生坐於營門言語悖逆請收案罪

弄筆生

祖君彥博學强記屬辭贍速煬帝立忌知名士調東都書佐檢校宿城令世謂祖宿城負其才常鬱鬱思亂後佐李密為之草檄乃深斥主闕密敗世充見之曰女為賊罵國足未彥曰跖客可使刺由但愧不至耳郎將王

魏管寧嘗坐一木榻上兩膝皆穿着布衣遼郡圖其形於府殿號為賢者

真儒者

裴休位宰相能文章書楷遒媚有體法為人醖藉進止雍閑宣宗嘗曰休真儒者

朝隱

魏夏侯湛東方朔畫讚曰邈邈先生其道猶龍染迹朝隱和而不同云

遂通意焉李因以贈翃又資三十萬去

牛醫子

沈休文宋書恩倖傳論曰胡廣累世農夫伯始致位公相黃憲牛醫之子叔度名動京師

淨住子

齊竟陵王子良行狀曰貴而好禮怡記典墳雖牽以物役孜孜無怠乃撰四部要略淨住子並勒一家言懸諸日月註云梵語菩薩此為淨住以如戒而往也是佛之

慚拂衣而起相國暨賔客亦罷明日不辭而發出其境方授欒云

田家子

魏王經冀州名士甘露中為尚書坐高貴鄉公事誅初經為郡守繼母謂經曰汝田家子今仕至二千石物忌太過不祥可知矣經不能從歷二剌史司隷校尉終以致敗

鏩欜子

俄而不覺亮至諸人將起避之亮徐曰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處興復不淺便據胡床與浩等飲詠終坐其坦率行已多此類也

晉蘇峻謀逆中書令庾亮不勝與溫嶠推侃為盟主初先帝遺詔褒進大臣而侃及祖約不在其列侃約疑亮刪遺詔並流怨言亮懼於是出溫嶠為江州以廣聲援修石頭以備之至是侃至潯陽旣憾於亮議者咸謂侃欲誅執政以謝天下亮甚懼乃見侃引咎自責風止可

如舊仍下詔徵為侍中將帝鬚曰乃欲臣老子辭疾不
起復詔詳加資給

劉君子

蜀劉巴少知名魏尚書陳羣與丞相諸葛亮書號為劉
君子

博物君子

魯昭公元年晉侯有疾鄭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
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為祟史莫之

令何第一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高待鄂君
迺得明于是封鄂千秋為關内侯

廩君

巴郡南郡蠻本有五姓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
於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長皆事鬼神乃共
擲劍於石穴約能中者奉以為君巴氏子務相乃獨中
之衆皆歎又令各乘土船約能浮者當以為君餘姓悉
沉唯務相獨浮因共立之是為廩君

穰侯

秦魏冄者昭王母宣太后弟也相秦有功封于穰號曰穰侯

揚侯

漢揚雄其先在河汾之間周衰而揚氏或稱侯號曰揚侯

鄧侯

晉鄧攸為吳郡太守刑政清明百姓歡悅為中興良守

詹數郡無虞其後天下大亂詹境獨全百姓歌之曰亂離既普殆為灰朽僥倖之運賴茲應侯歲寒不凋孤境獨守拯我塗炭恵隆丘阜潤同江海恩猶父母

忠臣 二則

齊有上書於景公云不知晏子何以為忠臣也公以為然晏子入朝公不悦晏子退而窮處耕于海濱堂下生蔾藿門生荆棘七年國内分爭景公恐而復政

王凌為豫州刺史時司馬懿既誅曹爽加九錫凌以帝

㓜制於强臣謀立楚王彪以興曹氏事露懿自率軍收之淩計無所出面縛見懿即以淩歸京師道經賈逵廟淩呼曰王淩大魏之忠臣惟爾有神知之至都鴆死懿尋寢疾夢淩為祟而薨

名臣

雋不疑漢之名臣於安平之代而劒不離身蓋君子之於武備不可已也

良臣

魯昭公元年晉侯有疾秦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良臣將死天命不祐趙孟曰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主相晉國于今八年晉國無亂諸侯無闕可謂良臣矣今君至於淫以生疾將不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主不能禦吾是以云也趙孟曰良醫也厚禮而歸之

諫臣

唐李景伯為諫議大夫中宗宴侍臣酒酣各命為回波詞或以諂言媚上或要丐謬寵至景伯獨為箴規語以

代帝自捉刀立牀頭既畢令間諜問曰魏王如何使者答曰魏王雅望非常然牀頭捉刀人此乃英雄也魏武聞之追殺此使

武帝初為下邳太守與何無忌謀復晉室無忌謂劉毅曰桓氏强盛其可圖乎毅曰天下自有强弱苟為失道雖强易弱正患事主難得爾無忌曰天下草澤之中非無英雄也毅曰所見惟有劉下邳爾又帝謂孟昶曰草間當有英雄起卿頗聞乎昶曰英雄有誰正當是卿爾

正卯魯之聞人夫子為政而始誅之或者失乎孔子曰
少正卯姦人之雄不可以不誅
朱博為丞相附麗傅晏奏免傅喜侯左將軍彭宣劾奏
曰博執左道虧損上恩結信貴戚傾亂政治姦人之雄
原涉專以振施貧窮赴人之急為務常率賓客為人治
喪事後人有毀涉者曰姦人之雄也喪家子即時殺言
者
漢杜業哀帝初上言安昌侯張禹姦人之雄惑亂朝廷

必無成玄曰裕足為一代之雄何往無成

唐蘇味道李嶠贊曰房杜姚宋俱立大功咸以二族諱

為美風蘇李文學一代之雄有慙輔弼稱之定同

不進復光斬之分其衆為八都以鹿晏弘等八人各將
一部從下鄧州復光遂率八都收復長安

破柴都

五代後蜀趙崇韜累從征討有功周師來侵崇韜率勵將士行陣整肅士卒有黥其頰為斧形者號破柴都周師前鋒屢為崇韜所破

田舍漢 三則

唐太宗朝罷怒曰會須殺此田舍漢文德皇后謂帝曰

唐涇原兵犯闕朱滔稱冀王與田悅王武俊同逆賈林說武俊曰河朔無冀國惟趙魏燕爾今朱滔稱冀王則窺大夫冀州其兆已形矣若滔力制山東大夫須脩臣禮不從即為所攻奪此時臣滔乎武俊投袂作色曰二百年宗社我尚不能臣誰能臣田舍漢由此計定

鈍漢

司空頲唐僖宗時舉進士不中後去為羅紹威掌書記紹威卒入梁為太府少卿楊師厚鎮天雄頲解官往依

之師厚卒賀德倫代之張彥之亂命判官王正言草奏詆斥梁君臣正言素不能文辭又為兵刃所迫流汗浹背不能下筆彥怒推正言下榻詬曰鈍漢辱我顧書吏問誰可草奏者吏即言頲羅王時書記乃馳騎召之頲為亂兵刼其衣以敝服蔽形而至見彥長揖神氣自若揮筆成而言甚淺鄙彥以其易曉甚喜即給以衣服僕馬遂以為德倫判官

癡漢　三則

北齊裴諤之少有志節好直言文宣末年昏縱朝臣罕有言者諤之上書正諫言甚切直文宣將殺之白刃臨頸諤之辭色不變帝曰癡漢何敢如此楊愔曰望陛下殺以取後世名帝投刀嘆曰小子望我殺爾以取後世名我終不成爾名遣人送去

北齊文宣暴虐曾有典御丞李集面諫比帝有甚桀紂帝令縛置流中沈没久之復令引出謂曰吾何如桀紂集曰向來彌不及矣帝又令沈之引出更問如此數四

菽大豆也豆麥殊形易別故以爲癡者之候不惠葢世所說白癡

癡

晉王湛有隱德兄子濟嘗輕之以爲癡見湛床頭有周易問曰叔父何用此爲湛曰體中不佳時脫復看爾濟請言之湛因剖析玄理微妙有竒趣皆濟所未聞不覺渙然心形俱肅遂流連彌月累夜自視缺然

酒囊飯袋

五代武陵周行逢雖處藩鎮躬守儉素僚吏每以自奉太簡為言行逢曰吾常恨馬氏恣縱奢僭車服器用擬於乘輿後房姬妾不勝珠翠者迨千餘人諸院王子出入鞍馬僕從前後烜赫有及五七里者文武之道未嘗留意時人皆謂之酒囊飯袋及家國傾喪死溝壑者十有八九得非天道致罰而然歟若又效之非所以為子孫計也

行尸走肉

醜姿容端秀顏調甚高姊夫羽林將軍李思冲姊亡之後奏請續親許之兄弟並不敢白思冲擇日備禮贄幣甚盛執勑就宅盧氏拒闗大聲詈曰老奴我非汝匹也乃踰垣至所親家截髮冲奏之勑不奪其志後為尼甚精進

死狗奴

唐孫揆為昭義軍節度使討李克用不勝被執克用厚禮將用之曰公輩當從容廟堂何為自履行陣揆大罵